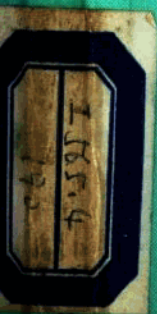


丛林使命

旅途快乐丛书

丛林使命



中国旅游出版社

第 一 章

随季风而至的热浪既沉闷又潮湿。

门窗紧闭的办公室里，开到最高档的空调器隆隆作响，象是在拼命抵御外面热浪的侵袭，又像是在做垂死挣扎。美国中央情报局驻 S 市的一号头目理查德·詹斯基起身去看了一下挂在墙上的温度计。

7 月份这酷热难忍的天气与“鳄鱼”组织相比更令人感到如临大敌。

美国驻 W 国大使馆周围用石头筑起了保护性的防弹罩，上面不见任何窗户。

詹斯基透过玻璃扫了一眼窗外。遗憾的是视野被使馆周围的防弹罩严严实实地挡住了。两扇大门是整个大楼的唯一进出口。整个使馆像被罩在一个巨大的盒子里。使馆墙壁大约有 20 公分厚。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唯一按照美国标准建造的大使馆……。

由于英语中“邦克”一词与“小型掩体”一词同音，当地人正好借用美国驻 W 国大使埃利奥特·邦克的名字，嘲讽地将其称之为“小型掩体”。

炙人的太阳简直要把统一大道上的柏油熔化。在大道另一侧不远处，美国大使馆上的国旗在热浪中无精打采地飘着。英国人只是用他

们的国旗保护自己……。

詹斯基满意地看了看围墙两侧拐角处的圆型警卫塔楼。塔楼上的警卫人员此刻站在瓦楞铁皮下被热浪烤得满脸流油。但他们依然全副武装，荷枪实弹。旁边还架着一挺重型机枪。一条联接报警器的电线沿墙拉过。警卫人员站在大楼门厅中间的岗亭里检查所有的来访者。稍有不测，他们就会立刻按动电钮关闭大门。一警卫人员身背 M16 步枪在临自由大街的一扇小门前，对来访者进行搜身检查。

据说，使馆前两块装点着许多鲜花的草坪布满了地雷。不过使馆则持否认态度。另外，使馆每层楼都有两个配备短波步话机的全副武装警卫。只要来访者尚未消失在电梯间里，他们就目不斜视地紧紧盯住。

詹斯基神经质地抚摸了一下脸的左侧，光滑得毫无一丝生气的皮肤绷得像鼓面一样。外科医生虽然成功地给他做过整容手术，但仍未能完全整复他那被日本火焰喷射器烧伤的疤痕。左眼也未能复明。

这张半死的脸既吸引过女人，也恐吓过女人。身上的疤痕更是令人生畏，但这都被他的衬衫严实地遮盖住了。詹斯基从不穿背心。他每天早上都坚持锻炼 20 分钟，以保持体重不超过 190 磅。在使馆工作的当地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巨人”。他那红棕色的汗毛和手臂上刺纹在高级咖啡馆里格外引人注目。

此刻，他心满意足地回到办公桌前。如果“鳄鱼”再度袭击使馆，那他们简直是蚍蜉撼树，荒唐可笑！

1968年新年，“鳄鱼”对使馆的袭击使美国人蒙受了巨大耻辱。“鳄鱼”当时居然混进了使馆的邻街。他们用反坦克火箭筒炸塌了外墙，冲进使馆内。两扇铁门荡然无存。双方一直激战到二楼。美国大使躲在八楼办公室里，急忙打电话狂呼求救。幸好八楼是平顶，可以作为直升机的停机坪。现在大厅中央还竖着一块铜牌，上面刻着英勇献身的5位警卫的名字，并记载着他们保卫使馆的英雄事迹。

每当詹斯基从容地走到窗前，仔细观察统一大道时，心里总是想：决不允许这样的事件再度发生。为了以防万一，任何车辆都不得在使馆前停留。

在S市一片敌视的气氛中，使馆几乎成了一个十分凉爽，十分安全的避风港。使馆整个七层都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特别助手”们占据。他们是美国在W国真正制定政策的首脑人物。

詹斯基每天在那里工作至少12小时。这样超负荷的工作也是他唯一的乐趣。然而，邦克大使并非总是赞赏他的这种忘我的拼命精神。大使曾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说，对美国中央情报局驻S市首脑人物来说，最大的乐趣莫过于一边喝百事可乐，一边进行手淫。

办公桌上电话响了。这是门厅警卫打来的。

“让他进来！”詹斯基说。

他关上砌在墙上的小保密柜。两手平放在办公桌上等着来人。长满红棕色汗毛的手臂上刺着漂亮的蓝色花纹。这是他在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纪念。他曾是美国战略情报局一名得力的干将。

随着敲门声，詹斯基随即命令请进。

来人身穿一件深色西服，整洁地打着领带。这样的打扮给了詹斯基一个好感。他不喜欢衣着不整，邋邋的人。在他眼里，尤其是亚洲人更要循规蹈矩，唯命是从。来人摘掉墨镜，彬彬有礼地向他伸过手。詹斯基用仅有的一只眼睛冷冷地打量着对方。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著名间谍，大名鼎鼎的马尔科亲王。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加盟 W 国战争的。詹斯基金黄色眼睛紧盯着对方直至马尔科发怵，这才粗暴而又严厉地说。

“你迟到了。我等了两个小时！”

马尔科掏出小手绢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在烈日下跑了 30 米已经使他精疲力尽。

“泰国国际航空公司 D·C·G 班机准时到达，但我取行李费了一个小时。”

“一路顺利吗？”

“我是昨天上午乘斯坦的那维亚航空公司亚洲快班，从欧洲途经塔什干到达曼谷。这样

更快些。”

“嗯，欧洲！”詹斯基漫不经心地说。

马尔科想起了旅途中美丽动人的空姐和泰国的美味佳肴。心里不时地回味着那位从塔什干到曼谷一直陪伴他的瑞典金发碧眼空姐的缕缕情思。

美国人站起来，偏了一下脑袋，显露出狰狞的轮廓。他这一招通常使得对手不知所措。

马尔科呆呆地站着。他在想詹斯基的办公室里不应该装有空调设备，应该自觉地去适应W国酷热的气候。

“我想，你已上了六个星期的课。”詹斯基突然问道。

“当然。挺有趣的。”

所有派到W国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人员都必须通过视听速成W国语言。尽管这种语言是一种发音非常复杂并令人难以捉摸的语言，然而还是会有惊人的效果。

詹斯基此时突然说起W国语来。他在这个国家生活了近3年，几乎能说一口流利的当地话。马尔科毫不示弱，对答如流。马尔科具有超人的记忆力，这使他在六个星期的课程中大显身手。詹斯基忽然又说起了英语。但语调显得有点生硬。

“我需要一个人进行某些联络。”

马尔科对“联络”一词并不感到吃惊，但他还是希望知道“联络”这词眼下所包括的含义。

他参与过的所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活动一直是由“行动处”负责的，即联邦调查局“剑与盾”部门。在美国人看来，宁愿使用剑而不使用盾，因为剑要比盾更加有用。由于 S 市布满了各种铁丝网和星罗棋布的碉堡，“联络”并非易事。

“你住在什么饭店？”詹斯基问道。

“大陆饭店！”

大陆饭店位于 S 市市中心，卡蒂纳前街的拐角处，在原市府戏院现国民议会大厦的对面。广场那边的“快帆旅馆”是一座十分现代化的饭店。但其名声不太好。它只接待美国人。早几个月，在快帆旅馆六楼发生了 150 公斤重的塑性炸药爆炸事件。而大陆饭店则从未发生过此类令人不快的玩笑。这确实令人不可思议。在 25 年的战争中，竟没有一枚炸弹落在大陆饭店露天座上。在露天座，昔日那些为殖民者服务的职业娼妓们仍继续其勾引的行当。据传说，大陆饭店的老板经常向“鳄鱼”纳税。

办公桌上电话嗡嗡直响。詹斯基拿起电话，听了几秒钟，然后又搁了下来，一言不发。他站起来从马尔科身边走到窗前。

由于使馆围墙的遮挡，人们不得不伸长脖子才能看见 30 来米宽的统一大道。

“你过来看一看！”

马尔科从他肩上投过目光。他看不出马路上有何异常。几辆汽车从马路上飞驰而过。大

门警卫抱着 M16 枪正昏昏欲睡。但眼睛却始终斜视那灼人的柏油马路和路上的三轮车。

使馆对面是个建筑工地。除了一堆脚手架外整个工地显得有些空空荡荡。在一堆木料前，3 个身穿灰色长袍的人正围在放在地上却又辨别不清的东西旁边。

詹斯基说，“我想他们在策划着什么。有煽动闹事的味道。他们都是亲“鳄鱼”的。”

说完詹斯基急忙离开窗台，扑向办公桌，敲响对讲机。

“立即报告 W 国突击警察：有几个和尚在使馆对面准备闹事。”

马尔科目不转睛地一直盯着和尚。只见们突然离开放在地上的东西。马尔科看清那东西像似一盘坐在地上的人的轮廓，一个和尚弯下腰从那堆木料中拿出一金属物。

“我的天哪！”

马尔科此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尚手提的竟是一只汽油箱。其他两个和尚很快闪开。那个和尚把汽油箱中的液体浇在坐在地上的人身上，然后飞快地走开。另一个和尚擦着一根火柴，扔了过去，火苗喷的一声腾空而起，即刻成了一团火球。

詹斯基听到马尔科的叫喊声急奔过来，嘴里粗鲁地骂个不停。此时 3 个和尚已经消失在脚手架堆里。

马尔科简直吓呆了。他注视着熊熊燃烧的

火球。大火冒着缕缕黑烟，被烧的人像电影中慢镜头一样，缓缓地翻倒在一边。火在继续燃烧。自火刑实施以来，人们还从未这样做过。整个场面惨不忍睹。当大火燃起时，使馆大门的警卫吓了一跳，手里紧握 M16 枪。他惊恐万状，但又束手无策，竟发出了“鳄鱼”袭击的信号。由于条件反射，他又不由自主地突然向逃跑的和尚扫了一梭子弹。跑在后面的和尚打了个趔趄，向前滚倒在地，一动不动了。

教堂那边警笛声一声紧似一声。詹斯基奔向办公桌，对着对讲机大叫起来。

“快，快关上大门，这是一个挑衅！”

几名军警迅速向拐角的碉堡跑去。他们从未想到竟会发生这类示威活动。警卫们莫名其妙地端着 M16 枪。

尽管室内有空调，马尔科还是感到浑身在冒汗。衬衫与后背几乎粘在了一起。

对面，不幸的和尚仍在继续燃烧。马路上，汽车、自行车、三轮车……停了下来。突然办公室的门被撞开，进来一位身着短袖衬衫的便衣，手里提着一副望远镜，一种难以形容的可怕表情使他的容貌都走了样。

“被烧的人是米切尔。”他说话的声音都失真了。

这时詹斯基的半个死脸竟令人难以察觉地在微微颤动着。他一言不发，从来人的手里一把夺过望远镜，走到窗前。此时，被烧人的面

容已完全毁掉了。大火渐渐熄灭，只剩下黑乎乎的一堆。

“你疯了！这是和尚。”詹斯基气急败坏地说。

这时，两国混和巡逻队的两辆吉普车到了。士兵们身着迷彩服从车上跳下，围住烧焦的人。有两个士兵跑向被警卫击中的和尚。

“我对你说这是米切尔上校。”便衣歇斯底里地喊叫起来，“在点火前，我清楚地认出了他。”

詹斯基走出办公室，马尔科和便衣紧随其后。

“跟我来！”他向走廊里的两个警卫命令道。

其中一个警卫腰挎一个对讲机。这是机要处的人。几秒钟后，电梯载着这5个人到了一楼。黑暗阴森的大厅，两扇铁门紧关着。里面乱作一团，秘书们不知所措，叽叽喳喳嚷个不停。大多数人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

“开门！”詹斯基向大厅警卫命令道，“我们出去后再关上！”

警卫拉开了大门。不等大门完全拉起，詹斯基就迫不及待地钻了出去。

一出使馆，他们好像走进开了锅的蒸笼，不一会儿，就个个汗流满面。这时，已有好几辆吉普车停在那里。统一大道顷刻间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军队。

被烧的人倒在一旁，蜷曲成黑乎乎的一团。一副令人生畏的可怜相。头发已被烧光，灰色长袍大部分被烧成灰烬，仅在大腿上残存几片。可谓是面目全非。

“量量身高。”手提望远镜的“便衣”说。

被烧的人似乎有詹斯基一样的个头。任何 W 国人都不会有这么高的个子。

“他妈的，救护车呢？这是个美国人。”詹斯基叫道。

“先生，我们已叫了！”一名 W 国上尉恭敬地答道。

与此同时，两辆救护车鸣着长笛飞驰而来。一辆是美军的。詹斯基奔向刚下车的两个护士。

“快，快送到第三野战医院！”

这时一名 W 国的中尉走近说，

“格拉尔医院更近些。”

詹斯基用那蓝眼睛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这是美国人，不去格拉尔！”

这位干瘦得像个姑娘似的 W 国中尉吓得直往后退。面对横在眼前的尸体，这名中尉的眼睛里露出疑惑的神态。如果美国人也像和尚一样开始自杀……。

詹斯基抓住护士的胳膊说：

“有救吗？”

护士摇了摇头。

“已失去知觉。他肯定服了麻醉药。因为

他连哼都没哼一声。好吧，我们尽一切可能吧！”

马尔科回想起当这个人身上被喷洒汽油时，他一动未动。通常，和尚在自杀前都服用鸦片，这样他们可以泰然自若地任身上燃烧起熊熊烈火。

当人们把烧焦的人弄上担架时，手拿望远镜的“便衣”弯下腰拿起他的右手。

“瞧！”他对詹斯基说。

被烧人的小手指明显地少了一截。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米切尔上校的小手指就是被一颗日本人的子弹打断的。

詹斯基沉默不语。他心不在焉地看着抬到救护车里的尸体。然后走进受伤和尚的担架。伤口的血还在不断地往外渗。和尚紧闭着双眼，仍在呼吸。

“这个人，马上送去抢救。以后再审问！”W 国中尉说到。

“其他人呢？”

中尉遗憾地摇了摇头说：

“他们都钻进工地，朝普南大街逃去，我们来得太晚了！”

教堂那边人山人海，要抓住另外两个和尚如同大海捞针。

“科尔里奇，把车开过来。”詹斯基向手拿望远镜的人命令道。

科尔里奇跑步而去。统一大道又恢复了交

通。大小摩托车令人讨厌地来来往往，穿梭不停。一个三轮车工人将口中的槟榔渣正好吐在詹斯基脚下，詹斯基竟毫无察觉。

福特车从大使馆开了过来。车窗装的都是有色玻璃。尾部还插着一根天线。科尔里奇驾驶着小车穿过统一大道。詹斯基坐在前面，马尔科坐在后面。

在倒车时，马尔科发现 W 国士兵正在打闹逗乐。他们对此类事件中的白人几乎毫无感情。在他们看来，死个人不足为奇。25 年来，此类事件屡见不鲜……，他们简直见多了。

马尔科坐在车里感到昏昏沉沉，心灰意乱。真想不到刚到 S 市几个小时，就给他留下了如此般脏乱差的印象。一幢幢破旧不堪的楼房，四周布满了带刺的铁丝网和沙袋；一排排简陋的瓦楞铁皮棚，歪歪斜斜；几座殖民主义者残留的别墅，孤怜怜地被围在铁丝网内；几处古老的建筑，业已成为断壁残垣。整个城市似乎在慢慢地被沉闷潮湿的热浪吞噬掉。

“米切尔上校为什么自杀？”马尔科问。

詹斯基的半个死脸犹如石头般的冷漠无情。就连说话的声音也与平时不一样。

“两年来，米切尔上校一直在我手下工作。他没有任何自杀的理由。”

车内的气氛显得更加沉闷，空调毫无作用。马尔科放下车窗玻璃，一股带有沉重汽油

味的热流扑面而来，令人恶心。他不禁想起从纽约到曼谷三万六千英里那段舒适的旅途。现在他的旅伴们已到巴黎、香港、仰光等一些梦境般的美丽城市。

科尔里奇把车停在一座部队医院的铁栅栏前。进口处一边筑着一个钢筋水泥碉堡。碉堡上覆盖着防弹铁丝网。

S市24小时都处在战争中。

除了W国特有的炎热和蜥蜴，第三野战医院与世界上所有的医院别无异样。

走廊里，当地的小护士步履急促，面无表情地来来去去。可怕的是经过25年的战争，她们简直变成了铁石心肠。

詹斯基和两个同伴在接待室没等多长时间，一个身穿白大褂，前额光秃，大块头的美国医生从走廊里快步走了出来。他把一只大手伸向詹斯基说：

“军医塔利。”

“米切尔上校怎么样？”

“死了。在救护车上就不行了。”

军医不紧不慢地点了一根香烟。见3个人一语不发，便问道，

“死者是你的朋友？”

詹斯基干巴巴地说，

“比朋友更为重要。他说过什么吗？”

医生摇了摇头。身上不时散发着一股难闻的防腐剂味。

“没有。他一直没有苏醒过。他是被火窒息而死的。不管怎样，他是严重的三度烧伤。实在是没救了。出了什么事？是事故？”

“不，不。是一起凶杀。”詹斯基不情愿地说，“我能不能看看尸体？”

说完詹斯基随即出示了使馆证件。塔利军医立刻掐灭烟头，说：

“当然可以！请跟我来。”

米切尔上校的尸体停放在一间小屋子里。身上盖了一条床单。詹斯基掀掉床单。尸体赤裸着，身上被烧得像大理石斑纹一样。

开门的 W 国女护士指着放在椅子上的一团烧得黑呼呼的衣服残片，对詹斯基说，

“这就是他身上的东西。”

马尔科和科尔里奇凝视着床单。喉咙里像塞进了什么东西，胃里直翻腾着，感到抑制不住的恶心。防腐剂气味所产生的心里作用憋得他们简直透不过气来。

“根据你说的，”塔利军医若有所思地说，“他是被灌了麻醉药。自杀的和尚在死之前都服用很多大麻，以避免临死前的痛苦。”

詹斯基奇怪地叹了一口气，像是吹口哨一样。顷刻间他的前额上布满了汗珠。他忽然感到自己的肉正在燃烧，感到自己正在塔拉瓦海滨沙滩上打滚。

“走吧！”他恨恨地说。

詹斯基与护士擦肩而过。她们没有留神詹

斯基那残酷的目光。詹斯基的家庭十分不幸。一架美国轰炸机误投的凝固汽油弹烧死了他在家乡的一半亲人。他们未能像和尚一样服用大麻。他们是在极度痛苦的挣扎中死去的。他家至今还保存着由韦斯特莫尔兰德将军亲手签名，笺头印有 MACW（美国驻 W 国军援司令部）的道歉信。在大厅里，塔利军医捏得手指骨叭叭作响以表同情。

天下起了大雨。外面过廊的地上泥泞不堪。为了不被大雨淋湿，他们跑上福特车。詹斯基闷闷地坐着。马尔科专心致志地注视着窗外大雨中南来北往的摩托车、汽车、三轮车。雨点打在车顶上发出像冰雹一样噼哩啪啦的声音。

当汽车行驶到公理大桥时，马尔科突然问：

“是谁策划的这起凶杀案？”

詹斯基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他那张半死的脸。突然车猛地一刹，科尔里奇躲过了一个大路中央碎步疾走的老太婆，她肩上挑着两大桶东西。是个小商贩。

在一片嘈杂的喇叭声中，詹斯基不得不提高嗓门。

“米切尔被派去参加‘拂晓行动’。我昨天还看见过他并跟他谈了话。他没有提到自己处境危险……。唉，真不明白。”

“‘拂晓行动’？”

詹斯基一阵苦笑，以致扭歪了嘴巴。

“正是为此才派你来的 S 市！”

第 二 章

“他妈的，真见鬼！”

喀嚓一声。詹斯基掀烟用力过猛，桌子上的水晶烟灰缸碎了。他满脸怒气，眼睛喷着火，看也不看马尔科一眼。马尔科困惑地看着詹斯基座椅背后的钢架。

1968 年新年“鳄鱼”袭击以后，办公室里每个抽屉都编上了一个十分显眼的号码，标明里面文件销毁的顺序。

“今天早上你大概见过米切尔上校。”詹斯基把烟缸碎片扔进废物篓，慢吞吞地说。

马尔科不禁想起到达伊斯坦布尔的那天，他从窗户里看见了与他接头的人走过去。

在这个装有空调并与 S 市沉闷潮湿的炎热相隔绝的办公室里，人们有着极大的安全感。

“是吗？”马尔科说。

詹斯基的脸在发烧，汗毛孔张开，喷射着怒火。一副怒发冲冠的模样。米切尔的死就像他手臂上永远不会消失的花纹一样在他心上打上了一个烙印。

“几个月来，这些家伙根本不把我们放在